快活不快活
（公兕）

快活的範圍、是無限制的、譬如我們還有一口飯可以吃吃、總比較吃窩窩頭的朋友、快活得要多了、但是一看見住洋房坐汽車的朋友、我們便覺得不快活、俗語上有句叫做『做了皇帝要成仙』、便就是這個意思、更進一步、譬如好哥哥翹着快活之鶴、撓得滿頭大汗、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了、低低問好妹妹道、快活麼、但是這位好妹妹、却一些也不覺得快活、翻着白眼道、不快活、這好哥哥討不着好、自然也就不快活起來、祇索嘆口氣道、罷休、罷休、我祇有這一點點本領、再要想比這麼更快活、是沒有這本領了、所以我說世界上的事、別人以謂我快活、其實我並不快活、有時候去尋尋快活、結果反弄得不快活、說他不快活、明明快活、說他快活、却又不快活、天下一切事、都作如是觀、

女君子
（岳岳）

四馬路美大呢絨號、在十五那天、忽然間一起來了八九個女人、祇一個是中年的婦人、除外都是二十幾歲的少婦、和十八九歲的女郎、裝束也還考究而入時、店中夥計、見來了一大批女主顧、便都來招呼、

那幾個女人、便也就各自使喚夥計、要這樣、要那樣的命他們去取來、自己在旁邊、也細加選擇、瞧瞧這樣、看看那件、美大的夥計並不多、簡直對於這班女人、有些招呼不周、又不敢得罪他們、爭前恐後的奔波、還有點來不及、那些女人、却也毫不客氣、趁此機會、滿店堂亂走、大大的活動起來、不知如何、會被一位細心朋友看見了、說

那中年婦人、適來辰光、明明是[illegible]穿裙子的、此刻如何却穿起裙子[illegible]了呢、再一留心、頓時覺得他們[illegible]色不對、當下悄悄的、關照各[illegible]、暗中注意、一面去查貨物、果[illegible]少了不少東西、便認定他們是女[illegible]無疑了、便先將他們關住、正在[illegible]、忽然那中年婦人穿的裙子、又不見了、手脚也實在快極了、美大方面、至此無法可查、便顧不得什[illegible]、用蠻將中年婦人的褲子褪下、[illegible]驗、襠內的累累物件、倒都是美大公司的、於是將這一干人、立即送到外洋察拿局裏去了、

同性戀愛
（司維脫）

同性戀愛的風氣、逐漸地擴張了、推其起源、實在因現在的男子無異於女子、面孔上抹了許多雪花膏、混身灑了一瓶滴滴香水精、穿着漂亮的行頭、走起路來、一嬝一嬝、好比一個大姐姐、而現在的女子、也無異於男子、氣概英俊、昂頭直步、有幾位頭髮也剪掉了、嘴裏末、香烟咬起點、那裏分得出孰雌孰雄、所以男子也愛男子了、女子也愛女子了、

S大學很有名氣、就是現在幾次奪得籃球錦標的、其中二年級裏、有兩位似乎是女性而男子、一位姓士、雖則是滿人、却有些東洋模樣、幸虧面孔還白、而且每日塗了半瓶白玉霜、倒也香噴噴地可愛、一位姓烏、是著名帽子店裏的小開、生得千姣百媚、宛然無錫景中的鄉下大姑娘、他們一同考入這S大學、又是同級、好不親熱、座位要同排、吃飯要同桌、睡覺要同床、實行同性戀愛主義、課餘之閒、接吻呀、摸面孔呀、不算什麼一回事、有幾個同學看得很熱、再也熬不住這股酸氣、當下商議抵制方法、要想告訴校長、校中却沒有禁止親愛的規則、後來有一個綽號小磚頭的、想了一個絕計、原來他們早已探悉密司脫士、去年已配了親、未婚妻肖朱、在滬北YM女校讀書、雖說並不要好、可是信件也時常往來、而且沒有嘗過新婚的滋味、終歸有些糊裏糊塗、有一次他們假造一封情書、算是肖女士寫來的、內中嚴戒士君不得再愛烏君、否則必向家庭間提出反抗、湊巧士烏二人正並坐着談情、既然這樣要好、信件自然公開、一讀之後、把烏君氣得嚶嚶啜泣起來、立起身來就走、士君一時不察、倒也怔了一怔、他的心中、本來沒有肖女士、因恨恨把信撕了、親自尋着烏君、連連賠罪、烏君不肯干休、嬌嗔着不理睬、這天都沒吃飯、忽哭忽笑、引得弄化頭的同學無不暗暗好笑、後來不知怎樣、仍舊又要好了、一同到鎮江去游玩了幾天、回來碰肖女士三堂會審、才知受了同學的作弄、兩人覺得[illegible]裏功課又緊、風聲又不大好、預備投考F大學了、如果[illegible]起來、倒又有好幾段很好新聞的哪、

雲哥哥按、記得他們在先原都在西與塞根公學讀過書的、却是一對冤家、時常要吵鬧、自從校中開會做戲、士君扮個男子、烏君是扮的看護婦、劇中、對於士君所扮的少年、傾心顛倒、情願犧牲一切、士君因此感激流涕、實行相憐相愛起來、噲、校長先生們、如要禁止同性戀愛、當心開會做戲啊、

□ □ □

又一個美的小問題
（可阿）

婦女的十個指頭、和兩個脚背、[illegible]他的美上、占着重要地位、[illegible]期寫出來、請讀者批評啦、可是[illegible]女的牙、亦是狠重要的、婦女的[illegible]、首重齊整潔白、若裝一個金牙、或鑲一根金線、那末嘴一張、就金色輝煌、覺得俗了、不過現在的婦女們、往往裝一個金牙、鑲一根金線、甚至有裝鑲二三個者、或在牙上套一個金殼、中間雕一愛司形[illegible]形[illegible]式[illegible]鑲金牙[illegible]心[illegible]以求美觀、實則反於原來的美上發生影響、大凡人的心理、俱趨向於美的一方面、婦女的心理、尤較男子爲強、故對於自已身體的美、大[illegible]力求其完善、惟裝金牙、不獨不[illegible]美、反所以增醜、從前亦有以[illegible]（將牙染成黑色）爲美觀者、此亦一部份人一時代之趨向、迄至今日、已成絕響、

馬路電訊

▼寧波江北岸、近有鮑松青等、創辦一游藝塲、定名爲新新世界、內部游藝、如男女合演之文明新劇、十景歌劇、申曲、髦兒戲、女校書、雙簧、大鼓、電影等等、應有盡有、塲內招待、彷神仙世界、一律俱用女子、並出日報一張、由仇天假主編、特約撰述、俱係海上著作名家、茲聞布置巳經就緒、本月內二十四日、一准開幕云云、（耳）

▼大世界之[illegible]社、因合同期滿、願無爲專心電影事業、不願[illegible]、演至是月底爲止、因是一般逐鹿者、咸紛紛接洽、極力鑽營、以謀繼[illegible]社之後、聞羅笑倩、楊述生、金某等、俱謂已有把握云、（目）

▼朱[illegible]雲自入新舞台、担任編劇及後台職務後、該臺營業益形發達、新劇紅玫瑰風塵大俠、聞即朱氏手編、開幕之日、觀者滿座、但女角則一律不登台矣、（手）

▼白老板日來大拖其肚腸、自牢[illegible]車起、連日努力進行、不敢[illegible]懈、黑老板爲之屈指一算、計有沈家灣之變妹、滑和一之鳳英、一千一百四十二號、以及不知姓名尚未成熟之花馬夾女郎、半月中共得其五、白老板誠大亨也、（不明）

□紅面孔乎白面孔乎

快活林試點記
（弄堂博士）

快活林糖果大菜中點公司、於二十日開幕、先一日柬邀各界試點、弄堂博士、固亦饕餮博士焉、急往受餓鬼之享、

博士所享得者、計爲紅茶一杯、西點四件、香烟一根、紅茶與香烟、姑不具論、西點之味、則頗可贊許、該公司食品單、有歐洲貴族式茶點、大約博士所享受者、亦即此歐洲貴族式茶點也、惜博士平民、享此貴族式茶點、有愧多矣、

該公司佈置裝璜殊富麗、聞資本萬五千金、而揮霍於此者、且達萬餘、故能如此、夫有此裝璜、然後有此貴族式茶點、所惜者、一般食客、未必盡爲貴族耳、

是日試點者、頗多聞人、快活之鶴、於六時許翩然蒞至、招待者立時如羣鷄之集、捧鶴上樓、此亦快活林、彼亦快活林、有同名之雅、宜乎其若此之殷勤也、聞該公司招牌、亦即爲快活之鶴所書、此後快活之鶴、殆亦將於天台山農張枕綠諸書家中佔一席地、一隸一草一楷、鼎足而成三矣、

上期本報有鴛鴦樓、本期則又有快活林、抑何水滸傳中名稱之多也、惜尙無武行者其人、否則醉打蔣門神、威鎭快活林、血濺鴛鴦樓、大可以在上海舞台上、編排幾十本連台好戲、

上海肇豐行肥田粉部啓事

本行發行之德國九牛牌二虎牌肥田粉乃世界最著盛名之壅田良品用於五穀植物發育茂盛出產增旺且價值低廉用法簡易故自行銷以來備受遐邇歡迎本行在各省各縣設有經理甚夥如荷惠顧可請就近向各經理處購用其有未設經理之處如欲採辦或願任經理者請直接函致本行商洽章程仿單承索即寄此佈
本行地址上海界路一七二號 電話北四五五三號

潘與碧之優劣比較
（憲英）

久慕潘雪艷之色藝、以與某女士分離於大千、不敢蒞地重臨、入夜、華燈初上、綺恨難遣、即趨車蒞共舞台、觀碧雲霞亦足以解愁也、近吾友沈吉誠、慕雪艷之仙姿、囑爲捧場、不忍拂其愛意、乃於十三十四十五、連日臨乾坤而觀焉、三視嬌質、驚過天人、遂流戀也、予旣有心賞潘與碧之色藝、因得其優劣之比較如下、

潘

手、細膩白嫩、大小勻稱、軟柔如無骨、
皮色似粉搓、顏色似淡脂、
頰、豐腴而秀、兩渦淺暈、
額、太闊、不脫美字、
口、小圓若櫻桃、不脂而豔、
鼻、闊狹相稱、樑亦適度、

碧

手、亦白嫩、略長而瘦、筋骨隱透、
皮色淡黃、顏色枯悴、
頰、瘦狹無度、薄絳色、
額、尖而闊、得鵝蛋臉之妙、
口、巧小、亦得美相、抹脂過濃、
鼻、狹小妙極、樑太斜低、

潘雪艷便裝小影
（心心攝）

眉、淺勻而狹、畫甚得體、
身段、嬌小輕盈、婀娜多姿、
嗓音、和勻如啼鶯、媚滴滴有味、
歌曲、穩平、無荒腔脫板之弊、
腔調、嚴守分派、圓轉自如、
字、圓穩、板眼準切、
做工、老練中含乳意、活潑嬌媚、有說不出的好也、

眉、過濃而太長、不尋師平、
身段、苗條如柳、弱不禁風、
嗓音、太尖脆、餘韻不足、
歌曲、能緊能寬、而穩促不平、
腔調、多用新派、雖變化神妙、終有錯處、
咬字清正、板眼無弊、
做工、亦屬老手、毋背劇中人身分、頗伶俐、非能者不辦、

潘碧之優劣、大概如此、則雪艷之色藝、亦庸中姣姣者、奈何其名不揚、殆以其能自好、不合捧者之心理耶、予愛其貞潔而有實才、作潘碧優劣之比較、

攝魂術
（公公）

余戚某氏、於客秋失一婢曰彩環、已荳蔻年華矣、面貌猙獰、性情暴戾、但工媚術、故得男主人歡、逃走後、男主人四出偵緝、然鴻飛冥冥、弋人徒勞而已、初、有揚州人曰靈姑者、貌若雄而體固雌也、自言於十三歲時、在鄉間田畝中嬉戲、忽風雲大作、雷雨狂至、急奔避破廟中、是時天地陰霾、手不辨指、歷三小時乃止、則見一女郎、衣紅衣、冠紅冠、三寸金蓮、娉婷若新娘子、自破廟中出、靈姑見而狂奔、女亦啣尾緊追、步武之疾、勝於天足、將及之、靈姑遂奄絕而仆、醒時已不知女之所在、歸家後、如中瘋魔、言語無倫、家人懼、請巫爲驅邪、靈姑忽跪而請曰、請毋張皇、余非作祟、余與汝子有夙因、今特來授彼異術、他日者、可恃以爲生也、今余術已罄、可去矣、言已、蹶仆地、家人急救以藥、旋醒、而病亦尋愈、但覺身體有異處、驗之、則已成女體矣、自後每閉目、即見紅衣女立其前、初猶恐怖、後見其無害於已、亦遂安之、漸久而漸暱、有時向空中大呼紅姑、而紅衣女郎即至矣、或叩以吉凶、紅姑則降靈姑之口以答之、無不靈驗、人有問其能否帶陰人鬼魂、彼亦言能之、或試之、但問死者名字、何時何日終、即能帶至、至時歷言生前事、及身後家事、均能一一道之無訛、故一時遠近就而求者、門限爲穿、靈姑亦藉此以漁利、今且來滬售術焉、余戚聞之、詰即其能否攝生人魂、靈姑尋思有頃、謂余戚曰、攝生人魂非不可能、但偶一爲之則可、若藉以漁利、則恐遭天譴也、蓋非紅姑一人之力足以攝、必須請鬼使爲之助、乃能帶至也、汝今欲攝者何人乎、余戚曰、吾婢逃走無蹤、今欲攝其魂而問之也、靈姑曰、若是則無傷於天道、或可爲之、至若有害於人者、不能也、余戚喜、告以婢之姓氏年歲、靈姑曰、斯可矣、余准於明晚七時至君家、屆時半小時、即可將婢魂帶至矣、余戚依其言、余聞之、將信將疑、乃於翌夕至戚家、以觀眞僞、無何靈姑至、語余戚曰、紅姑已請得鬼使五、往取婢魂、少選鬼使至時、汝等宜肅靜、否則鬼使或不識紅姑命令也、余戚諾之、命人置榻於室、以備靈姑睡、靈姑乃炷香於爐、立於榻、有頃、忽仆臥於榻、不言不動、約半小時、口喃喃作語、語細不可辯、意者鬼使至也、舉座屏息、又片時、婢魂降靈姑身而至、若哭泣不願言語狀、則聞鬼使曰、汝毋哭、速語汝事、否則吾將鞭汝矣、婢乃不哭而言、略謂己之逃走、實因受人誘惑、非出己意、現被誘惑者將我鬻於南京某街某里某宅、（街名里名均甚詳但現時暫不披露）爲妾、日夕受大婦欺凌、久欲逃歸、苦不知途徑耳、且能遍指在座諸人、若者爲誰、若者爲某、均無一誤、言已、遂去、去時猶一一與座中諸人言別也、婢去而靈姑遂醒、云婢方在家食晚餐、鬼使將其按於地而攝其魂、彼家中人均以彼爲斃命也、咸大哭、現婢之魂已歸體矣云云、余以其事雖妄誕、然亦頗有研究價值、因錄之笑報、以待証於靈魂學者、

□ □ □

長篇社會小說 春色惱人錄
（十二） 荒唐生

第二回 繾綣多情明星入握 躍躂起舞浪子銷魂

這時那志新看了他們那種浪情媚態、心裏却有點不自在起來、他本是公子哥兒出身、向來祇有他樂的分兒、沒有別人樂的分兒的、如今却眼睜睜看他們兩個人在那裏浪、浪得他心裏活癢癢難捱、叫他這口氣如何咽得下、但是這位柳如玉女士、分明是邱洪叫來的、他不過是一個鑲邊朋友、論起理來、也祇好看他們浪、偶然去措點小油、已經是意外的進項了、這麼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的勾當、全都是邱洪一個人獨享的權利、原挨不着他這位傳大哥的、他正是覺得懊惱、却陡的想起那位媚香樓老五來、想這麼許多時候、打量也不至十五分鐘了、伊原約十五分鐘就來的、這時候不來、伊一定也拆我的爛污咧、想到這裏、心裏又不禁發出一股酸溜溜的味兒來、便不禁坐立不安、懊得做聲、那邱洪在旁見他這般情形、想該死該死、怎麼我祇顧自己開心、却不管他冷淡、他一定在那裏怪我了、就說道、志新兄、你呆呆的想點什麼心事、我叫我們柳女士、也來給你介紹一個可好、說着便回頭向柳如玉道、好姐姐、你快給我們傳大哥介紹一個明星來軋軋朋友、他是老大生綢緞莊的東家、我從小就和他換帖的、我和你軋朋友了、他沒有朋友、一定勿窩心、你就做個月老、讓他也來樂他一樂罷、柳如玉斜了他一眼道、你的閒話到一想情願的、我又不是拉馬的、叫我到那裏去找人啊、

菱清看愛克司光

我菱清看了第一期的愛克司光報、有一篇醉翁之意不在酒、是阿鵑先生的大作、他說『上海灘上、無奇不有、從前看相的、只有那班無聊的男子們所幹的、到了如今、大大不然、婦女界裏也有吃這碗看相飯的了、並且都是些妙齡女子、眞是新奇怪哉』、我菱清觀起來、女子看相、從古以來已有、不是現在新發明出來的、何奇之有、你看上海灘上的女子、就是在舞台上做模特兒、都算不得希奇、將來希奇的事、正多得勢呢、鵑先生吓、你是報界中的新人物、爲什麼這樣的少見多怪、你又說『那些男相士坐在那張冷板櫈上、唉聲嘆氣、女相士一天到晚、有應接不暇之勢』、那是社會上人的心理如此、難道你都不曉得嗎、你又說『有一般人對你說、他們到女相士那兒去相面、何嘗是眞的要相什麼面、無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譬如化了一兩塊錢叫個堂唱、打個茶會、玩玩吧了』、對你說這幾句話的人、他到是很研究過心理學的、說得很有道理、恐怕你鵑先生口中還說不出這幾句話來、我菱清現在、就利用這幾句話的意思、所以情願犧牲色相、在上海灘上行道、拿了他們一兩塊錢、還可以當面警戒這班爲色所迷的青年、我也不往下說了、本當我菱清不敢在你鵑先生面前放肆、眞是班門弄斧了、因爲你這篇大作、與我很有點關係、所以不能不出來說幾句話、